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花魁

高阳
著



中国古典名著

花魁

——

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花魁

海南出版社

本系列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授权我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

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花 魁

高阳 著

责任编辑：苏 斌 朱 晓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)

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108 千字

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7—80617—435—4/I·109

定价：7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出版前言

港台中国历史小说的大手笔，一个是香港的南宫博，再一个就是台湾的高阳。高阳取材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，经过独到的周密考证、演绎成一篇又一篇人物生动情节跌宕的小说，他的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灯火楼台》在华人世界已是家喻户晓。

高阳亲身经历过中华民族两次大变故——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权的溃败，这种亲历动荡的感受，加上他历史家的敏锐、小说家的激情，使高阳不辍地摹写古往今来的盛衰废替，揭示兴亡背后百姓的苦难，为爱好历史的人、研究历史的人以及想要创造历史的人提供思考的素材。

高阳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：从1922年出生至1946年，是高阳的成长时期，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影响了高阳的求学过程；1947年至1959年，高阳在军中服务，他努力自修，多方涉猎，奠定了日后在文学与史学方面发展的根基；1960年至1986年，高阳在台湾《中华时报》服务，担任主笔，后升任总主笔，其卓越才华得到发挥；1986年高阳退休后，全力投入历史小说创作，写就了七十二部（九十一册），上溯秦汉下至民国的“史诗式、百科全书式”的作品系统，直至1992年6月逝世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涉及范围很广，由刺杀秦王壮志未酬的荆轲，直至近代少年英雄、老来投敌的汪精卫，其间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英雄豪杰、富商大贾等等都在他的作品中

出现。描写的人物时空跨度如许,如何能使人物真实,是很要功底的。高阳刻画历史人物和描写当代人物时艺术手法并无二致,他以为形成人物个性特点的,古往今来皆有共性,比如教育程度、家庭影响、政治背景等等,掌握了人物的这几个方面的背景资料,就能对人物有预见性——怀才不遇的人当然爱发牢骚;很重感情的人往往在紧要关头为私人感情所支配,依此类推,不一而足。

对于臧否人物,高阳有历史家的慎重。其历史观基本上是保守的、传统的。“我选择题材和下笔描写,要有客观的标准,取持平的态度。我要作律师,不作法官,不把人物轻易否定,不是确实证明他们行之有愧,我总采取辩白的态度。”

高阳有一段话,发人深省:“历史是我写作的主要题材,也是我的兴趣。搞历史的目的之一,就是唤起同胞对历史的温情……国学大师钱基博说过,对历史有温情,民族才有办法。的确如此,了解历史,了解民族的创造多么艰难,民族才会有向心力,才会团结起来;不然,民族的感情定是淡薄的,这个民族就好不起来。”这也许正是高阳偏爱和选择写历史小说的原因。

我社经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在大陆出版《高阳历史小说系列》第二批六种,有《缙紫》、《花魁》、《正德外记》、《醉蓬莱》、《清官册》、《玉垒浮云》,再飨读者。

我社曾于1996年1月出版《高阳历史小说系列》首批五种:《石破天惊》、《粉墨春秋》、《李鸿章》、《草莽英雄》、《王昭君》,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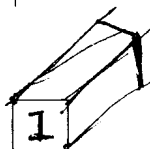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出版社

1996年5月

5.10.10



胖



结完帐，点清银数，已经二更天了。朱重锁好钱柜，收拾帐簿，关上了柜房，然后擎着一盏油灯，回自己卧室，也是他义父朱老十的卧室——父子俩住一间，如果有一天朱老十交代：“你到柜房里去睡！”十七岁的朱重便能默喻，他义母生前所用的使女，已经二十六岁的兰花，这一夜会伴他义父过夜。

推开房门，大出意外，兰花只穿一件小夹袄掀起好大的一个屁股，跪在床沿上替他在铺棉褥子。

“二更天都过了，你还不睡？”

兰花听如不闻，等铺好褥子，下得地来，举起胖嘟嘟的一条臂膀，撂一撂头发，斜睨着朱重笑道：“棉花翻过了。包你又软又暖和，睡得舒服！”

“多谢。”朱重伸手将房门拉开，暗示她好走了。

兰花不走，反而坐了下来，“帐结好了？”她没话找话地问。

“刚结好。”

“饿不饿？”兰花紧接着说，“我留了作料在那里，要不要下碗面你吃？”

“不要！”朱重开口明言：“我要睡了。”

于是兰花起身走向门口。原以为她要走了，谁知她是

去关房门。朱重一惊，赶紧走过去拉住她那在扣屈戌儿的手。不料还来不及说话，已让兰花一把抱住，两片火烫的厚嘴唇胡乱掀在他嘴上，连鼻孔一起压住，气都透不过来。

朱重又惊又怒，鼓起劲来，将她一把推开，“你的脸皮真厚！”他想到她坐在他义父腿上，嘴对嘴哺酒的样子，心里呕心，不由得“呸”一声，吐了口唾沫。

兰花勃然色变，欺侮他脾气好，照样也重重地一口唾沫吐在地上，抬起头来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不识好歹的小畜生！”

说完，拉开房门冲了出去。油行的地滑，她的势子又急，脚下一个收不住，身子往前一仆，就在要摔倒的当儿，发觉有人将她拦腰一把抱住。

幸喜未曾摔倒，但亦不免吃惊，黑头里何以有人？但一念未毕，即已恍然，旋即将心一横，站住不动。

这回是邢权又惊又喜了。调戏兰花，不止一回，每一回或打或骂，甚至张口就咬。倘或只是挣脱他的纠缠，那算是最客气的。像此刻这样任他搂腰紧抱，不就表示甘愿随人摆布吗？

拥着兰花到了他住的那间小屋，邢权将用油不花钱的灯台，剔得极亮，但见兰花红晕满面，鬓发蓬松，胸前鼓蓬蓬地透出春意，特别是那斜睨的眼色，带着挑战的意味。邢权忽然觉得浑身发胀，像要炸裂似的，一把拖过她来，“噗”地一声，将刚刚剔亮的油灯，一口吹灭。

五更天，邢权抚着兰花光滑而温暖的脊背，轻轻说道：“配老的，委屈了你；配小的，人家又不要你。就算要你，看起来你也不像他的老婆，倒像——”

“像什么？”蜷缩着的兰花，从他胸前抬起头来问。

“倒像他的晚娘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兰花撇一撇嘴，“配你最好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邢权脱口相答，居之不疑，声音不像玩笑，“只要你肯，我包你当老板娘。”

“呸！莫非跷拐儿再收一个干儿子，而且将来把这片油行传给你？”

杭州话管瘸子叫“跷拐儿”，朱老十坏了一条腿，所以大家在背后都这么叫他。他已经有了一个义子，自然不会再收年纪已过三十的邢权做义子。但若非如此，不知身为伙计，而且好赌贪杯，经常要偷油私卖才能敷衍日子的邢权，怎么样才能做老板？兰花的话虽是讥嘲，却并未说错。

邢权成竹在胸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盘算了多少遍了！就是这一刻——”

“这一刻？”兰花打断他的话问，“什么这一刻？”

“喏，就是我们此刻在一张床上，睡一个枕头，像夫妻一样，私底下谈天的这一刻。”

“原来你早就在算计我了！”兰花笑着说，抱憾的语气中，洋溢着深深的喜悦。

“不是算计你，是为你打算，当然也是为我自己。只要你能听我的话，包你不出三年，就当老板娘。”

“你说！”

他说她听，心领神会，脸上一直挂着笑容，等他说完，她摸索着便要起床，邢权却意有不舍，一翻身又待腿儿相并，股儿相叠了。

“不要！”兰花推开他，“要做就要做得像！不能有把柄在小的手里，更不能有痕迹落在跷拐儿眼里。”略停一下，

她又说：“我是想做长久夫妻的。”

邢叔松开了手，下决心答一句：“我也是！”

近午时分，朱老十一跷一拐地回来了。左手挽着香篮，右手伸到背后，不断在捶腰——他是前一天出门的，随着香船到东岳庙宿山烧香，顺便看病。东岳庙有个“草头郎中”，专治肾亏，朱老十正有这样毛病。

“爹回来了！”朱重上前接过他的香篮问道：“郎中怎么说？”

肾亏这样毛病，不便跟儿子细谈，朱老十含含糊糊地答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紧接着又问：“兰花呢？”

“在厨房里。”

“你叫她送菜汤来，我要吃药。”

要菜汤是假，献殷勤是真，朱老十的香篮里盛着好些从庙会买来的新样，像生通草花、鹅蛋粉、鲜艳尺头，取一样，问一样：“好不好？”片刻之间，摆了半床。

兰花却不大起劲，东西到手，看一看就搁下了，也不大答话。

“咦？”朱老十看她眉心微皱，仿佛有委屈在心里似的，不由得诧异，“好端端地，为啥不高兴？”

“也没有啥不高兴。”

“你还赖！都摆在脸上了。”朱老十紧钉着问：“说啊！为啥不高兴？”

默然半晌，说了句：“晚上告诉你。”随即就走了。

到晚上，朱重识趣，不待义父发话，自己声明：“今天要结帐，在柜房里睡。”

“好、好！”朱老十说：“我也累了，要早早上床。”

早早上床的话不假，不过双眼睁得好大，不时望着房门，好不容易，听得兰花的脚步声，朱老十一骨碌翻身来，下来开了门等。

兰花仍旧是白天的脸色，进门坐下，看了朱老十一眼，随即怔怔地望着油灯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
“到底为啥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

“唉！”兰花叹口气，“都是你这个毛病不好。”

一听这话，朱老十便觉气馁，嗫嚅着说：“郎中说我这个病，要慢慢养、慢慢会好的，你——”

“我什么？”兰花很爽利地截断他的话，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！你当我希奇你？话都没有听清楚，自说自话，自己当自己是宝！”

“那么，你说！为什么是我的毛病不好？”

“如果你没有这个毛病，就不会有人敢在我身上打主意——”

话还未毕，朱老十的神色已变，急急抢着问道：“哪个？是老邢？”

“什么老邢？你不要冤枉好人！”兰花怕他一下子会翻，特意先关照一句，“你不要急！先听完我的话再说。”

“好！听了再说。”

“昨天夜里，我替小官在换棉褥子，有个人来摸我的屁股。我一惊，回转头来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小官——”

“是他！”朱老十的双眼睁得好大，而眼中有困惑之色，“他会来摸你的屁股？”

“不光是摸，还有话。他说：‘我爹肾亏我不亏，要不要试试？’”

“这个小畜生！要造反了！”朱老十顾不得腰痛，一起

身将胸挺了起来，大声吼道：“我要活活打死这个小畜生！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！”兰花着急地说：“应该不告诉你的！你这一闹起来，左邻右舍传出去说：‘跷拐儿为了兰花吃干儿子的醋。’你倒想想，我还有脸见人？”

一听这话，朱老十泄了气，颓然落座，好半晌作声不得。

“家丑不可外扬！我只不过跟你说说。好在我站得稳，坐得正，当时放下脸来，说了他一顿，谅他以后也不敢再对我起什么歪心思了。不过，到底十七岁的人了！你也应该有个打算。”

朱老十愁眉苦脸地抬眼看着她问：“怎么打算？”

“该替他讨亲了！”

“谈何容易？”朱老十摇摇头，“替他讨个亲，起码要四、五十两银子，又添一张嘴添开销。眼前生意清淡，只好过两年再说。”

兰花不作声，心里另有盘算。服侍朱老十上床，并头睡下，嫌他拴在裤带上、坐卧不离身的一串钥匙，梗得人皮肉生疼，劝他不如暂且解了下来。

“解下来放在枕头边，明天一早起来再系上，也不费什么事。何苦累累赘赘，连睡都睡不安稳？”

“我是弄惯了。你如果嫌累赘，我就费点事，也不要紧。”朱老十终于将钥匙解了下来，压在枕头下面。

于是捻小油灯，放下帐门。朱老十少不得要试一试服了肾亏药的功效，一阵床动晃摇，归于平静，旋即鼾声大起。

兰花却是清醒得很，精神十足，看看是时候了，推一推朱老十的身子喊道：“老头儿，老头儿！”

朱老十了无所觉，酣睡如故，兰花便悄悄起身，拿邢杈给她的一块黄蜡，在烛焰上烤软了，然后走回床前，一探手从枕头下面取出朱老十的钥匙，挑出一把，压在蜡上，用劲一按，等钥匙没入蜡中，复又剔出，黄蜡凹处，便是这把钥匙的模子。

“老头儿，我倒又要跟你说了，有人在‘北瓦’看见小官。”

“瓦”是杭州特有的一种地名。因为南渡军士，来自西北，都是单身，官府特设官妓，为军士消解寂寞。聚合之处，叫做“瓦舍”，或称“瓦子”，是通人所题，来时瓦合，去时瓦解，片刻之欢，两不相妨。久而久之，瓦舍便如长安的平康坊，勾栏曲巷，是浮荡子弟流连忘返之地。

杭州城里城外，瓦舍共有十七处之多，最大的一处，就是“北瓦”，亦名“下瓦”，在施全刺秦桧的众安桥，内有勾栏十三座。朱重在此出入，做了何事，自是不言可知了。

“你这话是真的？”

“哪个来骗你！”兰花沉下脸来，将桌子一拍，起身便走，一路走，一路说：“莫非倒是我来说假话挑拨你们父子不和。真正气数！”

看样子丝毫不假！不过，瓦子是个销金窝，朱重一向省俭，一文钱都舍不得乱花，倒说会到北瓦去挥霍，似乎不像他的为人。再说，他又哪里来的钱挥霍？

此念一动，立刻警觉，而且不敢怠慢，一瘸一拐地直到柜房。朱重正在算帐，急忙起身，喊一声：“爹！”走来相扶。

“我来看看帐。”朱老十在钱柜上坐下来问道：“结到昨

天为止，现钱存多少？”

“流水帐在这里。”朱重看了一下说，“结到昨天为止，现钱应该有现银一百五十两，‘会子’九十二贯。”

“会子”就是钱票。钱是论贯算的，一贯值钱半两，九十二贯折成四十六两。朱老十便即问道：“钱柜里应该有一百九十六两银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朱重答说，“今天生意不坏，收进二十几贯，还没有入柜。”

“我不管今天，先拿钱柜里的盘一盘。”

“那、爹，你请凳子上坐。”

原来店铺的规矩，钱柜与帐桌相连，管帐就以钱柜作为座位，所以必得朱老十移身，才能开柜。朱重从身上取出钥匙，打开钱柜上面的活板，白花花三个银锭，每锭五十两，一目了然，不用盘点，要点的是“会子”。

会子印得极讲究，四周是亭台楼阁，仕女人物的精细花样，中间空出一小块，以便临时填写数目，自一贯至二十贯不等，当然还有官府的大印，另外还有不为人知的隐密记号。朱墨错杂，不易伪造。

朱重做事细心，会子按照钱数多寡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但拿到手里，刚只看了一下，顿时颜色大变，失却平时从容的神态了。

“咦！”他抬起头来，眼望着空中思索，“明明记得是两张嘛！”

朱老十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心里冷笑，表面却无动静，看他再说些什么？

“明明二十贯的有两张，怎么只剩了一张？”

“怕是记错了！”朱老十说，“你倒点了总数再说。”

一点总数，更觉心慌，不但二十贯的“会子”少了一张，五贯的也少了两张。

“遭贼了！”

“恐怕是家贼！”突然有人接口，父子俩转眼去看，正是邢权，倚柱而立，静静地在看热闹。

他那眼色，朱老十倒还不觉得什么，朱重却不寒而栗之感。那样冷、那样锐利，冷到他心里，也刺到他心里了。

还能说什么？朱重心里想，钥匙只有两把，一把拴在义父裤带上，一把是自己片刻不离身的。虽不知道邢权使用手段，偷了三十贯钱，但责任都在自己身上。

“阿重，我想不到你变了！”朱老十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伤心地低语：“会变得这样子。”

朱重只是伤心欲绝，为了剖白，有无数的话要说，但一齐阻塞在喉头，反而只字不出。

“不要生气！”兰花走上来挽扶朱老十，“气坏了身子，自己吃亏。又不是嫡亲的，何妨看开些。”

一听这话，朱重将堵在喉头的話，都咽了回去，只觉手足发冷，茫然地、凄凉地，又回到当年哀苦无告的境遇中了。

朱重本来是汴京一个银匠秦良的独子，母亲早已去世，父子二人，相依为命。宣和年间，金兵南下，攻打汴京，秦良带着儿子，仓皇逃难，到得杭州，染了时疫，来不及请医生，便已一瞑不视，留下一个十三岁孤儿。

清波门外开油店的朱老十，没有儿子，又新死了老伴，便收养了这个孤儿，改姓不改名，叫做朱重。朱老十将他视如亲生，朱重也如对生父般孝顺朱老十。哪知父慈子孝

的四年恩义，竟是假的！

“店中生意清淡，用不着两个人照管。”朱重盘算了百十遍，方始开口，“如今让老邢坐店，儿子情愿挑担子出去卖油。卖多少，缴多少，一重生意两重做，爹看好不好？”

看他这般情甘委屈，自愿退让，朱老十不由得想起他平时的许多好处，心下倒有不舍之意，便答一声：“等我想再说。”

到夜来，兰花受了邢权的调教，在枕头上跟朱老十说：“他哪里是愿意挑担子出去卖油？前两年还好，后两年偷银子做私房，身边积攒得有余了，又怪你不与他定亲，心里怨恨，特意出这个花样。你当他还肯帮你？他要自己去讨老婆，做人家，哪里还记得你养了他四年？”

朱老十的耳朵软，把兰花的话，只字不遗地听入耳中，记在心头。过得一夜，气还未消，叹口气说：“我把他当亲生的，他这样子存心，天都不容他！罢、罢，不是自己骨肉，到底粘连不上，由他去罢。”

于是包了三两银子，将朱重叫了来，打发他走路。

“你我父子一场，缘尽了。当初我三两银子葬你老子，如今再送你三两银子，也是个有始有终。冬夏衣服，上下铺盖，你都带了去。但愿你自己争口气，成家立业给我看看！”

“爹，爹！这是，这是怎么说？”

朱老十不理他，狠一狠心往里便走。朱重哭着赶了上去，不道邢权使坏，趁地上油润滑腻，朱重脚步踉跄之际，装作劝架，冲出来拿他的衣服一拉再一松，朱重合扑一跤，跌落门牙、满嘴是血。

朱重知道了，即使义父仍肯收容，日子也过不下去，只

好拭一拭血迹，朝房门拜了四拜，收拾行李，黯然而去。

在众安桥下，赁了小小一间房，安顿略定，朱重坐在铺板上开始想心事。

“三两银子，三两银子！”他喃喃地念着，心里在想，赁房子已经去了一两，还有二两，坐吃不过十天半个月，到那时两手空空，莫非做叫化子？左思右想，只有油行买卖是熟悉的。二两银子，仅够置副油担，油要赁来去卖。且到南顺油行去打个商量。

南顺油行的周掌柜待他最好，一见他便问：“怎么十来天不来？你爹的毛病好些没有？”

“我爹！”朱重眼圈发红；“我爹赶我出门了。”

“啊！”周掌柜大吃一惊，“为了啥？”

“为了——”

吞吞吐吐地，朱重终于将前因后果都说明白了。周掌柜叹口气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周大叔，”朱重嗫嚅着说，“我想置副油担，替周大叔去卖油。卖来多少钱，按日照交，请周大叔提个成头给我，只要有口饭吃就好了。”

周掌柜沉吟了一会答说：“你不必替我卖油！我赁一担油给你，卖完了，归我的本钱，再赁一担。你看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哪有不好之理？”朱重喜出望外，“我马上去置油担。”

“慢来！”周掌柜拉住他说，“油担上要写字，你预备怎么写？”

“自然写明‘南和’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这么写，所以要问你，错了！你不是替我南和卖油，是替你自己卖油。”